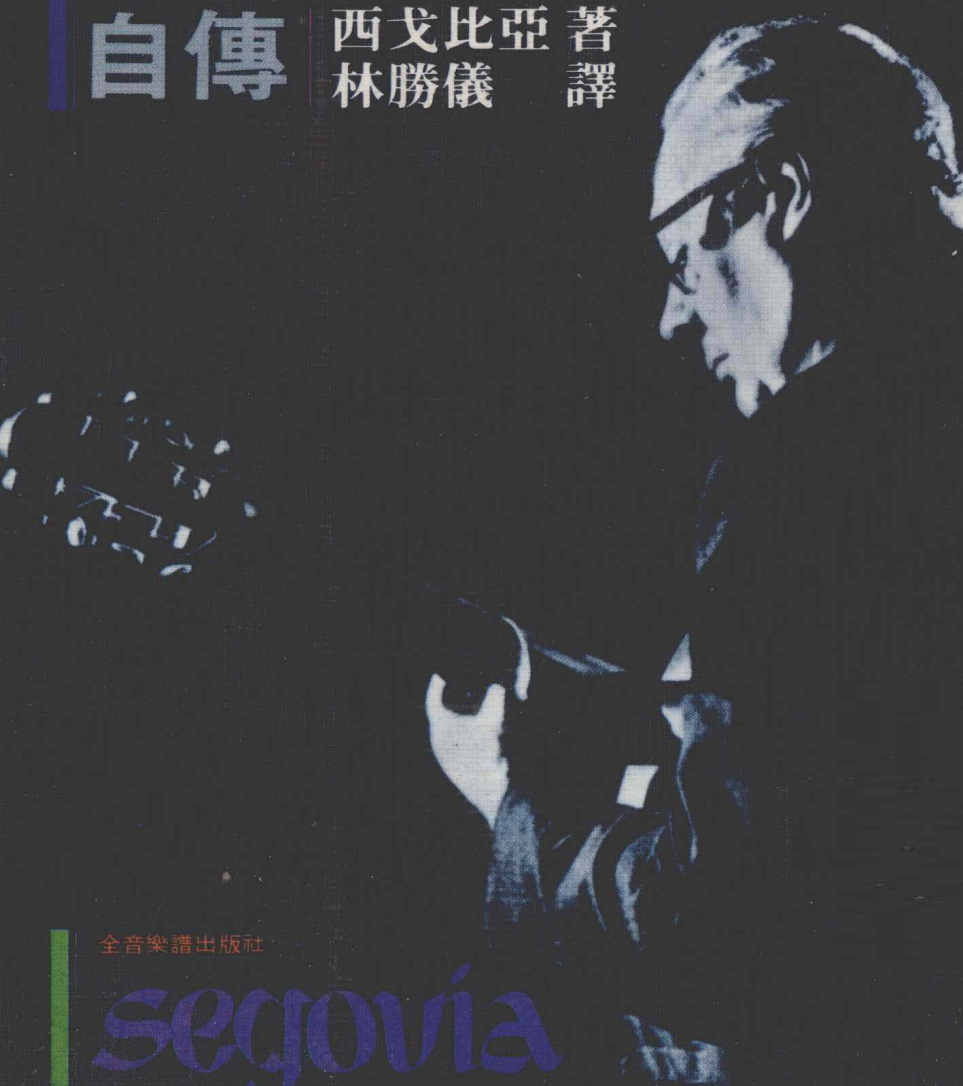


西戈比亞

自傳

西戈比亞 著
林勝儀 譯



全音樂譜出版社

segovia

自傳

林勝儀
譯

西戈比亞

西戈比亞自傳

定價新臺幣100元

中華民國69年8月1日發行

著者：安德烈斯·西戈比亞 譯者：林勝儀

出版者：全音樂譜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75號

總經銷：大陸書店 台北市衡陽路79號 電話：3310723·3113914號

郵政劃撥：1548號

有版權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四號

譯者序

細觀西戈比亞的前半期，可說是一種革命性的奮鬥。在未達到決勝點之前，雖有種種的障礙，但西氏的精神與毅力終於使他打勝絕望，而獲得革命性的大成功與吉他應有的音樂地位。

今日，吉他能與鋼琴、小提琴相提並論，並各有獨立的演奏會相互抗衡，我們不得不歸功於這位偉大的吉他復興者、西戈比亞大師的奮鬥。吉他的音量能與弦樂團競奏嗎？這個答案是肯定的，除了本書西氏對吉他音量的敘述外，我們可以從一些名家錄音而現有的「吉他協奏曲」唱片得到印證。曾經有位精湛小提琴的朋友驚嘆的對我說道：「耶佩斯(N. Yepes)的吉他穿梭在整個管絃樂團呢！」。

在這本回憶錄裏，西氏除了對他的時代背景和人物事件有深刻的描寫外，風趣的文筆更使人感覺到大師的和藹與溫暖。我們知道一九六三年西班牙孔斯迭拉（Compsela）的聖地牙哥大學曾贈予大師「榮譽哲學博士」學位。一九六九年弗羅里達的塔拉哈西（Tallahassee）州立大學又贈予「榮譽音樂博士」學位。但儘管大師一生的無數榮譽，也不能換取大師那般高貴精神的音樂代表了。

時至今日，活躍於國際樂壇的吉他演奏家們，無不是受到大師的影響或者直接出自大師門下，而這一陣容堅強的吉他家們也都以西氏的精神為出發點，而發展成今日多采多姿、各有巧妙的「吉他藝術世界」。

為了方便讀者，我在本書裏附上一張西班牙的簡略地圖，以便讀者參考，必要時也在文章中加插（註……）等的說明。

在此之前，筆者尚無翻譯如此長篇書籍之經驗，所以難免有力不從心的感覺，但筆者以一位吉他愛好者的身份，將竭盡所能把這本自傳承獻在諸君面前，雖然翻譯此書花了我很多的時間，但我願意做，那是因為我也和諸君一樣的「愛吉他」。

筆者在中譯的過程中，承蒙家父與黃滿枝小姐在翻譯上的指導，還有日藉友人——宮澤功先生——的日文版「西戈比亞自傳」的贈書，以及會麗丹、陳素娥、郭素秋、張淑蘭、陳素貞、張少華等，諸友的精神鼓勵，還有大陸書店的督促，在此一併致謝、以茲紀念。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譯者·林勝儀（於劍潭）

序

也許各位不需要這篇短小的序文，說不定也不去讀它。而在這本回憶錄裏隨便一翻就看的話，我將知道你對我在這本書裏所敘述的事物也感覺到厭煩。這本書並沒有受到正規教育的幸運恩惠——這是根據我個人而寫的。我是一個獨學的人。在我貧乏的知識領域裏，說不定非常的稀薄，但這些知識學問都是平時我打開書本，認真用功得來的。今日，在各階層的人們，例如足球選手、鬪牛士、復興者，再如犯罪者們、寫自己的傳記、或他人代撰來出版發行，這也是必然的現象。這樣的情形下，有的筆者拿了稿酬而匿名獨處，而我並不想用筆桿來換取這份報酬。我只想用我的筆寫出自身的言語。這個道理當然是巧妙的來寫，不如把更多真實性的事物，揭發出來更可貴。當然要讓這本書成為良好的著作，體積的增大和完整的敘述，將是一本一流自傳的要素。

（註：筆者曾一度中斷停筆）

想到這裏，我對當初的停筆和今日的遲景，不時的感到不安，也許著作這本書的工作已超過我體力的界限，音樂的工作，嚴肅的旅行跋涉，然而誰逃得過這老化的耐力，我的體力也受時光的挑剔了。

但是我將拿出充分的精神和毅力來向它挑戰。抱持着堅強的忍耐力和意志的力量奮鬥出來的我的人生樣本，假如能够讓一些年輕學生們，在失意的時候喚醒意志而打勝絕望，想到這裏我心裏不禁的露出一絲喜悅。我撞遇過碩大的障礙物，我不懼威脅的人生坦途，從我少年時代就開始

起程，也許我是受幸運之星的恩惠，我一直向着決勝點的道路走去，決不迷途、決不跌落，經過長時間的跋涉後，我仍然沒有想到回頭。

那麼我來說我初奮鬥的一段話吧！當初的蘇爾、泰雷嘉、劉貝特等的優良業績，在一般的音樂中，還不能持有相當的地位，我想這種進步還停滯着。過去吉他缺乏適度發揮的演奏曲目，而今天隨着著名作曲家們的寫作，已有相當驚人的吉他作品，這種爲吉他而寫作的樂曲，我想將會繼續輝煌的擴展下去。過去法國國立音樂學院和一般的音樂學院，對學習吉他的愛好者，在教室裏不提供任何教材，但是今日吉他受到重視，如巴黎、倫敦、美拉諾、羅馬、日內瓦、維也納、和南美洲等各主要都市的最高音樂教育機構，也都帶着勇氣來教授吉他了。昨日的吉他音樂還停留在個人的興趣上和樂器本身的愛好者，聽象是有限度的，但是今日，再大的演奏會場，恐怕也容不下這無限度的廣大聽象。

然而如果說聽象們對吉他的傾倒程度，絕不是從前能够比擬的，而聽象們關切力量也一年比一年深厚。

我比甚麼都欣慰的是，吉他的音樂世界不動搖不鬆懈的繼續前進，而我所背負的吉他音樂是好是壞，我想那是問題外的事，我曾經教過的學生，現在都在各地音樂院執教，他們的弟子我亦可稱他們爲孫弟子了吧！他們抱着詩般的心胸，去學習與教授吉他領域的新精神。

法國的語言學者，愛奴內斯豆·魯南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這雖不是正確的引用，但是有同樣的意味。）

「這個世紀末期，兒童們在學校裡，將讀怎樣的書呢？這將是十年後才能知曉的事」。我也有同樣的想法，在這世紀末，吉他音樂的作品表上，技術的進步將會發展到如何的田地，將會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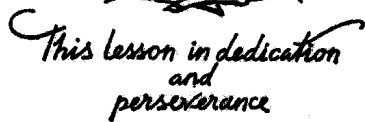
有怎樣的音樂地位呢？我想這該是新一代的精彩發展吧！

對吉他音樂有惡言批評的人們，至於他們說了些什麼，這個問題純是學問上的分野，但至今這種決着點的問題，確實還存在着，然而這不是爭辯的問題，如果抱着高貴的心胸，來表現我們的音樂的話，非難的攻擊對我們便是無害了。

我個人來講，對這種攻擊，我願站起來做一個堅固的防壁，在乘坐飛機堅苦的旅行演奏生涯中，我仍然一面做新舊作品的整理與編曲的工作，那便是了。

然而再不久我也有八十三的歲數了。有一個勤勉的人，假如這樣比喻的話，激烈的工作將是一個強人，邁入自殺的幫手，不是嗎？這篇短小的序文，各位已優先的進讀，因此不敢說有完美的道理，爲了讓這本書能够暢銷，我總括處理的方法，並不是一件有趣的工作。然而我絕對沒有把自己扮成——Don Juan——（註：石像宴會裡的男主角）一般。如果說我這一生中有過幾位女性朋友的交往，不如說她們是我一生中巧遇的主人公來得適切，如果換一個角度來說，也因她們的魅力打出了一個「我」男人，雖然把這種兒女私情公開出來並不是一件優雅的事，但這樣不就不能敘述和我共度青春喜悅的她們了！但無論說甚麼，對我人生有不斷影響的她們，我能不能說嗎？

我的話也够多了，面對這難以形容的吉他音樂美，它將去完成新的冒險，然而世界中有多的人們愛吉他，進一步更深切的關心吉他，對於他們我只有誇讚和感激了。



*This lesson in dedication
and
perseverance*

我出生於安達魯西的利那列斯鎮，也許稱不上是一個風光明媚的地方。但輝耀可愛的哈岩市，是一個繁榮的地方，古時就以盛產銀、鉛的礦山而著名。今日這個地方土地肥沃是衆所皆知的，也擁有上等的蔬菜和甘美的果物。

我生於一八九三年。出生的幾個星期後，父親隨即遷居哈岩市，在這個都市裡，荒涼的強風，使着教會鐘樓的鐘聲不思議的響着，在這樣激烈的氣候裡，我敏感的害了肺病，雙親對我這幼小無明的靈魂，在這生死世界之間，彷徨之際帶我受天主的洗禮，然而不知何故，在這頑強的幼兒口中吐出細細的鹽粒，以後從雙親的回憶裡，聽說這是一個好預兆。



我的幼兒期在哈岩市渡過，關於這個時期的生活，實在無法回憶，唯一在記憶裡的，記得是一個悲愁的日子，那天雙親帶着我去伯父母家——約豆阿魯豆和瑪莉亞的住處，伯父母們沒有生育孩子，他們住在當地教會旁的維拉卡力力大街上。當時我在母親的手腕裡激烈的哭泣着。

伯父是一個長滿鬍鬚禿了頭的男人，他抱着吉他坐在我面前，哄小孩子似的唱起歌來。

「彈起吉他來 鎗（吉他聲）」

不要堅持已見 鎗

堅實的手腕 鎗

該能克服吧！ 鎗」

這樣重複的彈唱着，直到我停止哭泣浮出笑臉為止，接着他牽着我的小手，彈出那鎗！鎗！的節奏，給予我強烈的歡欣，直到現在這樣的記憶還深植在心底，而這樣的溫暖也在心中滋長出來，這應該是我在家裡最初的音樂種子吧！這種子也因時光的沖擊，一年一年茁壯成長着，我的人生也時時不忘這種子成熟結果的日子。

伯父母關心我對音樂的才能，在我六歲時，給我請了一位小提琴教師名叫（Francisco

Rivera）他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嚴肅的耳朵生硬粗糙的手指，是他的特徵。我也改變了音樂課程的苦行，音樂和節奏稍微有錯誤的地方，平常都是換來我的哭泣，這樣地，我不僅是害怕他，也對他給我的課程感到討厭，我想他那嚴肅的音樂是背向學習音樂的本質，他給我的課程內容我一點也記不得，他還指責我說，我的記憶力、節奏、音感都很差不是音樂料子。伯父對他這樣的指責也不能採納，而賢明的停止那討厭的課程。

某天有位浪跡天涯的佛拉門哥吉他奏者，在這個城市駐足，這人通曉世故人情，能巧妙的引

人入勝，伯父聽了他的演奏後，似乎在他的口袋裡施惠了幾個錢，城裡的人們也都給予施惠，伯父也相當愛好佛拉門哥吉他。城裡的施惠者便邀請那位吉他奏者在一酒店裡暢談，一邊玩着勝負不大的紙牌遊戲散財，由此可知當時，我們的生活應該也不貧乏才對。

那位佛拉門哥吉他奏者，因酒的魅力，而希望有更多的人與他敬酒，激烈地彈着吉他，移動着他那不盡靈活的手指，一想到聆聽那最初的吉他音響，還宛如是昨兒的事。那弦的爆發性對音樂來講幾乎很近雜音，接續着我聽見他敲打響板的聲音，當時我因逼近而坐，像要逃走似的往後倒。他一面介紹着，這首曲子叫 *Solares*。我一時毛穴頓開，注視着他那移動的手指，心裡想着如果能追出他的演奏技巧，說不定我就能有飯食的種子。

「你能教我嗎？」經過我幾次的肯首後，他終於答應了。後來我在一個月半的時間裡，就學完他所有的演奏技巧。雖是如此，但也僅是極少的一點罷了。

「這個孩子有非凡的能力，一點都沒看過他用功練習，學來的東西馬上記得。」伯父非常得意地向人們稱道着，關於其他還說了些甚麼，我就記不得了。

伯父母們關心我的正規教育，所以決定帶我到格拉那達（*Granada*），那時我大概十歲左右，我就在當地的學校入學。在那裡我結交了很多親密的朋友，也得到一生永久持續的友情，在這些朋友當中，如果說最忠實也最知己而有教養的應該是安東尼歐·卡烈果·布寧了（

Antonio Gallego Burin）。在校外的有米烈魯·塞隆（*Miguel Ceron*）好友，在此以後我和他一直有着親密的往來，但現在兩人也都永遠與世長辭了。

在教我的老師當中，我只能記得卡沙貝和卡爾莫拉兩位老師而已。前者是數學老師，他常用驚人的速度在黑板上畫出圖形，威脅我們解算方程式，同學們都對他那副狠毒的皮肉感到討厭。

如果哪天上課時有不懂的學生，他便狠毒譏諷的責備，同時那位學生也要下放到教室後面的劣等席。曾經有一位同學偷懶不愛用功理解力又差，除了飽受老師的譏諷嘲笑外，大半學期也都坐在後面的（劣等席）。「這樣長的時間，都像傻瓜一樣的坐在那裡，你不覺得可恥嗎？」老師諷刺的罵道。那位同學立刻指着前面坐在榮譽席上的同學們說道：「我坐在這裡學起來一樣容易，我也了解老師上課的內容，祇是當老師質問時我會臨時忘記答案罷了。」「馬上到外面去。」老師吼出最大的聲音覆蓋了教室裡的爆笑聲，那位同學收拾了一些少年讀物後，立刻吹着口哨搖擺的走出教室。

卡爾莫拉老師，不僅年老多病耳朶也不太靈光，他所教的地理課程是我們快樂的一個課程，因為老師對我們所說的話不能聽得清楚，所以我們也時常故意裝傻的作答，這樣一來爆笑聲即會捲入教室的旋渦裡，那也僅是一個儘可能不作錯誤回答的遊戲罷了。

「瓜地亞那河的源流與河口是那裡呀？」

「從伊達卡湖流入墨西哥灣。」

「唉！甚麼？再大聲一點，大聲一點……。」

「從卡索魯拉到巴拉妹達的桑魯卡。」

因為我們並不想讓老師太困惑，偶爾也會有正確的回答，而老師對我們的惡作劇也都能寬容的接受，老師的親切贏得同學們的尊敬，這是大家唯一的共感。

但有時老師也會不自慢的說：「豈有此理！各位會留級喔！」這樣斥責時我們都會順從安靜下來，這僅是老師的警告，他寧可說也不會去做那樣的事。

我們自由宣言放學的鈴聲一響，驚人的叫聲和笑聲就一哄而起，從污亂的教室一邊大聲的喊

叫着，一邊跳出陰涼的街上，我們便在街上的糖果販賣機上投了小錢，該不是這老人動了手脚吧！我們得到的糖果從不超過四個以上的。有時也走到教會正門旁一位賣梨子的女人那裡去，那個女人總是排着八至十個的美味果實叫賣着。「用一培尼，肚子就撐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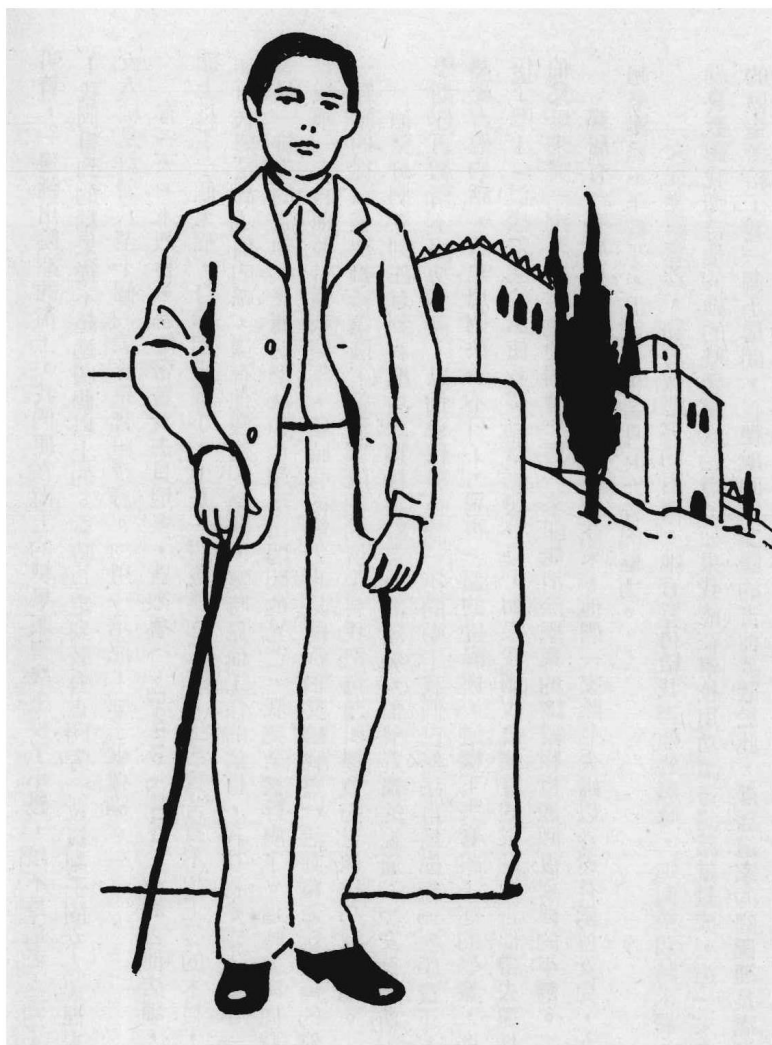
有一天，米烈魯·塞隆帶着我去貝尼多·費烈魯（Benito Ferrer）的吉他店鋪，費烈魯頭上長了一個大瘤，身體相當瘦小，他是一個儉樸的工匠，生活貧苦買不起上等的木材，但無論如何我總是託了他的福，擁有他製造的樂器，當時見他工作的模樣，我彷彿是走入夢中一樣，我看見一排列的吉他，美麗的形狀和色澤發出閃閃的光芒，我完全被俘虜了。這時塞隆向我提議，要我選一支吉他並且爲我買下，當時我的能力也只能從伯父給我買「活動電影玩具」的錢，一次一點點的從口袋裡掏給塞隆，當然塞隆的代價是要我把每週所學會的吉他技巧教給他。

伯父母們立刻注意到我把功課轉移到對吉他的狂熱，伯父責備的說道：「安德烈斯，假如這學期你再懶惰不用功的話，恐怕會留級再讀一年的喲！我們已無法再爲你繳一次學費了，假如你熱愛吉他的話，我非想個法子不可了，我再一遍的提醒你，這樣下去會誤了你的學業，你該能領悟了吧！」這樣驚嚇的話使我感到悲傷與惶恐，如果我能收拾塞隆的幫助把吉他帶去還他，這對伯父母來講一定是謝天謝地的事。這一來即能消除學業的障礙物也能回復家裡的平靜。

鄰居有一家族和伯父母們時有親密的往來，他們一家除老夫婦以外還有兩位女兒，女兒們看起來雖已不年輕了，但還是相當具有充分的魅力。

二女兒愛露意莎，知道我悲傷的內情，她有意再給我吉他的熱味，她向雙親請求着，而本來就喜歡聽我彈吉他的她的雙親這次說道，如果我能在校用功讀書的話就贊成，這一來在她母親的臥室旁給了我一個小房間，我便取回了塞隆的吉他放置於此，鄰居這家的庭園裡長滿了瑰麗的花木，因此我幾乎每天都瞞着伯父來此練琴。平時伯父不一定會允許我到這裡來，記得某次我得

安德烈斯·西戈比亞（十歲）於格拉那達



到了伯父的允許，那次我才正大光明的跑到這使人喜悅的小天國裡。那是一個艱難的快速音群（*Passage*）練習，爲了讓手指應用自如我費盡了所有精神去訓練手指，而逃避那可說的快樂，漸漸地我從手指間聽到那練習的成果，直到克服困難技巧時，我放下吉他狂喜的跳躍着，數小時的練習就像做夢一般的消逝去，愛露意莎關懷的來警告我時間已晚了，說不定伯父會質問我的功課，我飛快的眼睛馬上閃過每一本教科書，趕緊收拾回家，愛露意莎稍早的提醒，所以才避免了伯父的懷疑，這真可說是我戀愛修業的第一課了，然而教師已過二十歲，而我才僅有十二歲。

我對吉他音樂的熱衷是以佛拉門哥（*Flamenco*）爲出發點的，對這種音樂的進步我並沒有花費太多的時間，我的年長朋友們也知道我在彈吉他，有一天他們帶我到巴羅莫（*Polanco*）的住處去，巴羅莫是剛從陸軍退伍遷居到格拉那達阿爾拜新鎮一個如畫的舊市街上，他服役的軍隊因戰爭失敗，而失掉我們大安地列斯群島尚稱真珠島的古巴。在這間屋裡我遇見了卡布利約魯。路易士，他善長佛拉門哥吉他，但也彈古典音樂，在那裡他彈了幾首泰雷嘉（*F. Tarrega*）的前奏曲，我第一次聆聽到這種音樂，對我來講怎麼說都是一次興奮的接觸，但實際上他的手指屢屢犯錯，但這樣美的音樂能從吉他演奏出來，我真想親吻他的手，而我對這種音樂更燃起了熱情的火花。我震抖着，開始討厭至今我所彈的那些民謠，我即刻想學習這種正式的音樂，卡布利約魯。路易士親切的告訴我們說，這種音樂的樂譜現在正逢出版。

從那日開始我和朋友們，走遍了所有的書店、圖書館、個人的居所，猶如魂夢一般的到處找尋樂譜，最後也祇找到幾本阿爾卡斯（*Julian Arcas*）、蘇爾（*F. Sor*）、朱尼亞尼（*M. Giuliani*），等幾本貧弱的舊版書，但當時我那貧弱的音樂知識使我慌張，究竟要如何來使用它呢？過去我會從拜拉。卡利路那裡學來一些極少數的小提琴課程，至今在記憶裡還殘留了一些，我立刻扭住了音階樂典必要的書籍，開始慎重仔細的學習五線譜上的音程、音值、音符等基礎性的

樂理，默默的練習不到一年的功夫，各種音調和各式各樣的節奏，音值性的音階練習我都能完全的熟練了。

朋友們又找到了各種類的吉他教本，我也託了福又能讀到其他的吉他樂譜了，但是 Solège（註：Solège 是音樂課程讀譜的基礎技術）的學習方法實在是一種超人的困難作業，然而祇要一次進步一點點慢步的進行，而想要通過與克服絕望的倦怠，最重要的還是要提高自己的意志力，這不是勝過苦苦的鍛鍊嗎？

從此我開始自學自習，我自己當老師也自己當學生，這種關係長久以來的持續着，就像是戰場同士般的友情，然而這友情的創傷時至今日，經過了苦難的道路和多事的人生坦途，也漸漸的茁壯成長，說句真心話有時學生有不懂的地方，而學生的「知識欲」也因惑着不能解決問題的老師，彼此顯現出赤裸裸的無知，最後祇有兩人彼此求得諒解，而相互的研究進而得到理解。

各位讀者，您也許會覺得不可思議，爲甚麼我不去找個老師學習，而偏偏在那做孤單的獨學，這個答案極爲簡單，就算是老師那裡的學費便宜了一點，我再向伯父要求繳學校以外的學費實在是過於牽強，加上家裡也會認爲我對學校的功課疏忽了，而鋼琴、小提琴、大提琴這音樂會使用的正統樂器中就沒有吉他，也就是說學吉他是絕對得不到允許的。

關於其他樂器，爲甚麼一直不能牽繫住我的心呢？因爲當時在我周圍所能看到的盡是一些凡庸的奏者，我對他們演奏出來的音樂感到厭煩，當時在格拉那達我所聽到的小提琴、大提琴演奏家們的演奏，小提琴的聲音就宛如貓的啼聲，大提琴就像氣喘病人發出的喘息聲，而鋼琴聽起來，浩大的音響和踏板的濫用發出了暴亂激烈的聲音，宛如是一隻四角形的怪物，誰要去碰它黑白間的牙齒，它就會發出吼叫之聲，那麼吉他怎麼說呢？它是平民的樂器發出純樸的美，還保存着詩般的音響，風琴倒另當別論，吉他是其它弦樂器、鍵盤樂器，所不能輕視的一完整樂器。